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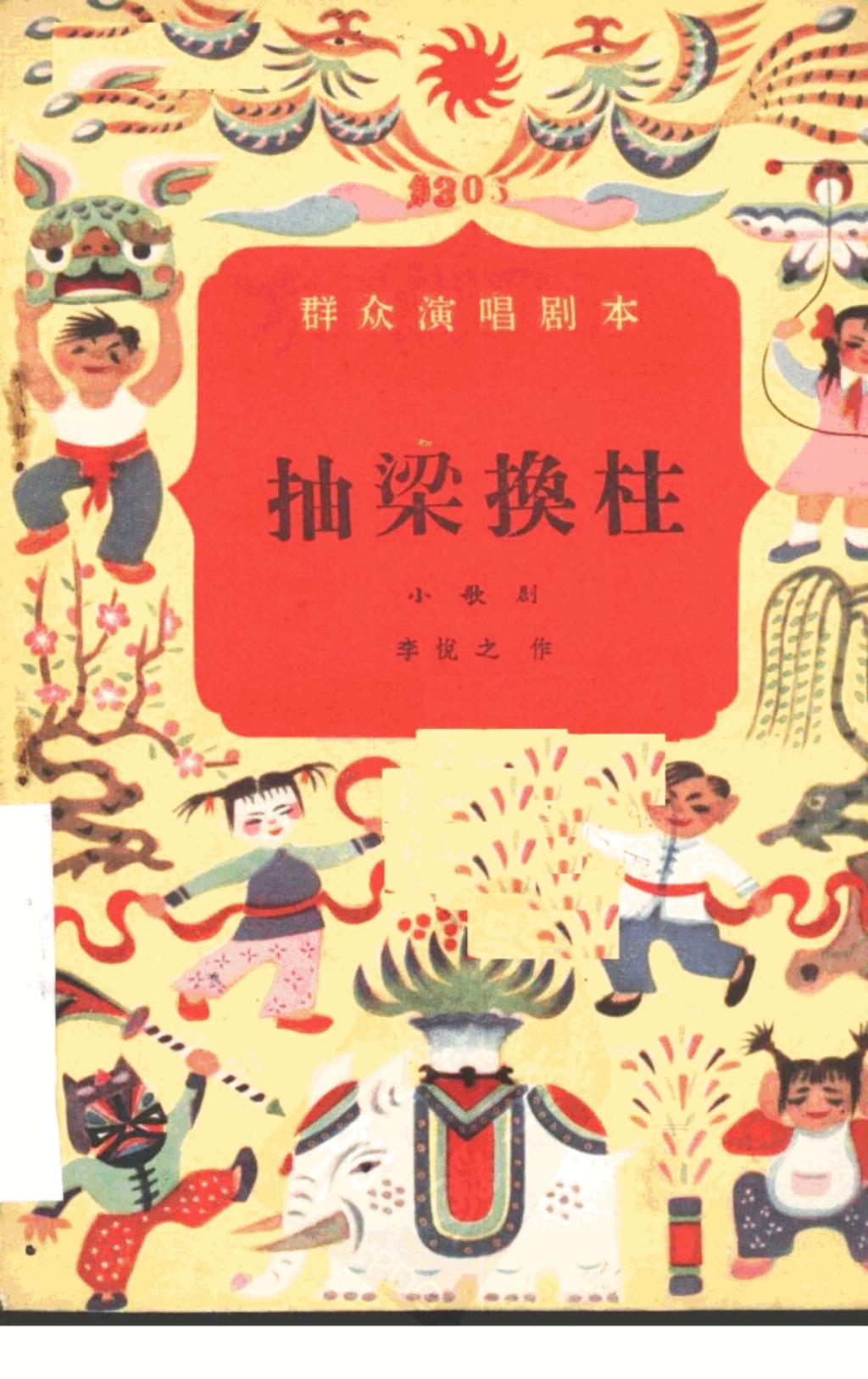
第205

群众演唱剧本

# 抽梁换柱

小歌剧

李悦之 作



**人物：**何云——三十四岁，队长。

凤姐——三十岁。

**时间：**一九五六年秋收期。

**地点：**华北某地农村。

何云上。

何 云 头难，头难，从大队商量开粉房的那天起，社主任就跟个猪一样抽抽扯扯、推推靠靠不愿意管。社员们就跟个牛一样推推动动、撥撥轉轉不乐意干……跑也罢，顛也罢，說也罢，劝也罢，总算把牲口也抽来了，人也齐了，磨也轉了，可就是燒火沒鍤，打水沒桶，添水沒瓢，这个朝我問，那个朝我要，哎！你們別喊，你們別吵，我回来給你們找……（进屋后先提桶。）

桶一响。

凤 姐 （内声） 鸡！

何云抱瓢，瓢一响。

凤 姐 （内声） 猫！

何云又輕手輕脚地拿着火鍤。

凤 姐 （内声） 誰？

何 云 （鬼臉） 賊！（急把桶、瓢、鍤藏到椅子后，用大袄盖上。）

凤姐上。

凤姐 呵! (微带譏嘲地) 是官呀!

何云 啊! (随声附和) 是太太呀! 你没出去呀!

凤姐 我要出去了谁给官做饭呀? 你还知道回来呢!

何云 我要不回来谁给太太做伴呀?

凤姐 你倒昏饭呀!

何云 (坐到椅子上不敢起来) 你倒端饭呀!

凤姐 啊! 不估你这个当官的还讨吃要饭呢?

何云 呵! (见凤姐端出烙饼、面) 不估你这个当太太的还烙饼擀面呢 (不安) 怎么这么优待我呀!

凤姐 犷劳犒劳你唄!

何云 怎么这么偏待我呀!

凤姐 慰劳慰劳你唄!

何云 孩子们吃了吗?

凤姐 孩子们出去了。

何云 (心疼地) 你也吃呀!

凤姐 你吃吧! (见何云放下了碗) 怎么? 咸啦?

何云 不咸。

凤姐 怎么? 薄啦?

何云 不薄。

凤姐 (眷) 怨不得呢! 凉啦……我给你热一热。

何云 不凉, 不凉。

凤姐 (亲热地) 冻成冰凌才算凉呀!

何云 冰, 到肚子里就化了。

凤姐 化了不生病呀!

何云 病了是我受罪。

凤姐 你受罪我也享不了福。

何云 (夺着碗) 看你賤的。

凤姐 (夺过碗) 你才貴呢…… (欲燒火) 啥! 火罐呢?

何云 (支吾) 怕是孩子們拿去了。 (唱)

大孩子挖，小孩子插，

鬧得你天天不安生，

挖的地下淨土堆，

整的墙上淨窟窿，

敲的盆子裂着紋，

砸的罐子崩着縫……

凤姐 (信以为真) 哟! 这些孩子們…… (唱)

慣你吃，慣你喝，

慣得你說話不愿听，

你也不知道家里紧，

你也不知道家里穷，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貴，

拿着东西往外扔。 (找。)

何云 (掩饰) 別找火罐了，这瓜罐就好使着哩! (唱)

也好搁，也好放，

能多端，能多盛，

不用和泥把墙抹，

不用拿銚把地平，

不用你去把盆补，

不用你去把罐釘。

凤姐 (欲添水) 啥! 瓢呢?

何云 (支吾) 怕是你喂猪、喂鷄弄丢了。(唱)

使着沉，端着重，

鬧的你天天带点病，

累的胳膊不能举，

跑的腰腿不能动，

割的你手上常起疱，

絆的你脚上常带青……

凤姐 (埋怨自己) 哎! 記性不強，忘性不錯!(唱)

又下地，又做飯，

忙洗瀝，忙裁縫。

光景不大事不小，

人口不多活不輕，

顧着头来，顧不着脚，

丟着西，忘着东! (找。)

何云 (掩饰) 別找瓢了，这碗就好使着哩!(唱)

面也光，底也平，

拿着稳，端着輕，

不会累得你胳膊酸，

不会跑得你腰腿疼，

不会掉个燕吃泥，

不会絆个倒栽葱。

凤姐 (欲担水) 啥! 桶呢?

何 云 怕是誰家借出去了。 (唱)

这个偷着使，那个偷着用，  
鬧的你天天把气生，  
常惹的东邻把嘴噘，  
常惹的西邻把眼瞪，  
和張家也不說話，  
和李家也不哼声。

凤 姐 (怀疑地) 哎！这些邻居們…… (唱)

提着使，拎着用，  
記不着还來記不着送，  
为不下人，落不下好，  
打不了情，留不下名，  
借着乐意要着恼，  
拿着东西犯臉紅。 (想到棹子底下去找一找，被何  
云拦着。)

何 云 别找桶了，这壺就好使着呢。 (唱)

家家买，家家有，  
也好提，也好拎，  
东邻也不搶，  
西邻也不爭，  
不会和張家失和氣，  
不会和李家断交情。

凤 姐 (有意地想把他打发出去) 我刷刷鍋，你去打水吧！

何 云 (不愿离开椅子) 我累了。

凤姐 (关切) 累了，你去睡会儿。

何云 睡会就睡着了。

凤姐 睡着了，我叫你。

何云 你叫我就不如我不睡了。

凤姐 你不睡就不累呀！

何云 我不累了。

凤姐 不累了，你就去打水吧。

何云 (无奈)人家太太是不上三台，你这是不上井台。(下。)

凤姐 (想了一想，很有把握地找到椅子后头的罐、瓢、桶) 我說呢！……真贼。(唱)

你裝的妙，你說不圓，

你遮的巧，你瞞不严，

我知道你搗的什么鬼，

我知道你挽的什么圈，(把桶等放到原处，但觉不妥，后又把桶等藏到暗处，仍觉不妥，想来想去，有心想把桶等讓他拿去，一想，又觉不对，最后把桶等藏到里屋，把瓦罐、火箸伪装在原处)

你会偷来我会藏，

你会挪来我会搬，

你來摆陣我來破，

看看誰的法門鮮。

何云担水上。

何云 你看是桶好，还是铁壺好？

凤姐 (話里有話)官和太太是一个心，我要愛見桶，你就

·更愛見桶……

何云 誰愛見它呀!

凤姐 要是那样我和你就不一个心了! (唱)

    你愛見壺你用壺，

    我愛見桶我用桶。

何云 (唱)丢了也好，沒了也行，

    东拿西借記也難記清。

凤姐 (指东說西地，唱)我能到东邻去寻找，

    我能到西邻去打听，

    張家不給我就吵，

    李家不給我就爭，

    你会管东管西落是非，

    我也会落罵名。

何云 (支支吾吾地，唱)那也許張家給丟进井，

    那也許李家給掉进坑，

    你想吵也吵不了，

    你想喊也喊不应，

    等，等到秋后分了紅，

    少了木桶換鐵桶。

凤姐 (裝腔作勢地找)这么說咱的桶誰也找不着了。

何云 (拦)可不?!要掉到井里扔到坑里找也找不着。

凤姐 (唱)前有井，后有坑，

    这算是守着一群害人精，

    填也填不滿，

垫也垫不平，  
有一筐破铜爛鐵也往里填，  
有一团破繩爛麻也往里扔，  
填的光景受着紧，  
垫的日子受着穷。

何云 穷？！咱們能有二百多畝地？

凤姐 地越多越填不平啦！

何云 (唱) 你別管他填，  
你別管他扔，  
填进了爛麻換沙繩，  
扔进了爛鐵撈金鐘。

凤姐 (打趣地) 那把你也扔进去了呢？

何云 (頑皮地) 你当——姑子。

凤姐 (破啼为笑地埋怨着，唱) 你撈的沙繩不知道多么粗，  
左瞧右照沒見了影，  
你撈的金鐘不知道多么大，  
东敲西撞沒听见声。

何云 你等着——

凤姐 等着受罪吧！

何云 (唱) 冬天給你安个电爐烤烤火，  
夏天給你安个电扇搊搊风，  
你要胭脂买胭脂，  
你要口紅买口紅。

凤姐 那还用等呀！眼前闊的样就不錯了。(唱)

閑的席子露着炕，  
閑的帘子透着风，  
閑的猪棚露着天，  
閑的房子透着明。

何云 哟！（唱）

这是誰家有这个样？  
这是誰家有这个景？  
吊的帘子能換气，  
盖的房子能觀星。

凤姐（唱）他家出了个小朝庭，

盖上了庙、修上了宮，  
寬房大屋修建齐，  
編屯砌圈接黷名。

何云（欲走）这鍋你別刷了，你叫我吃热的比吃凉的还肚疼。

凤姐 你走吧！（坐到何云藏东西的椅子上）我坐这当一会朝庭。

何云 你添你的水吧！（已經覺出凤姐的言外之意了，趁拉凤姐时，往椅子后头看了一眼，但把伪装的当作真的了，看后又放了心）你热的飯我还能不吃呀！

凤姐 吃了不是肚疼嗎？

何云 疼在肚里，热在心里。

凤姐（找）你要吃，我就找瓢添水。

何云（擋）你試試是碗好，还是瓢好。

凤姐 (唱) 你觉着碗好，你用碗舀，  
我觉着瓢好，我用瓢盛。

何云 (唱) 丢了也好，沒了也行，  
东搁西放記也难記清。

凤姐 (唱) 喂鸡丢了我拆鸡窝，  
喂猪丢了我拆猪棚，  
你会东拾西揚去敗坏，  
我也会来折騰。

何云 (唱) 也許是花猫刁上房，  
也許是耗子拉进洞，  
你想寻，見不了面，  
你想找，看不見踪，  
等，等到秋后分了紅，  
丢了木瓢換成銅。

凤姐 这么說咱的瓢誰也找不着了。

何云 可不?!要刁到房上、拉到洞里找也找不着。

凤姐 (唱) 花猫刁，耗子拉，  
这算是招下了一群禍害精，  
耗子愛吃肉，  
花猫愛聞腥，  
有一升麦子也不能放，  
有一合谷种也不能盛，  
啃的圈屯个个露，  
盜的布袋个个空。

何云 空?!咱們能打几百石糧食!

凤姐 粮食越多，大耗子才越攢不走哩!

何云 (唱) 你不用把他攢，

你不用把他閑，

他啃了一升拉一斗，

他盜了一合拽一升。

凤姐 (唱) 拉来的谷子一半子粃，

拽来的豌豆一半子空，

分米的高粱戴着帽，

領來的蘿蔔挂着櫻。

何云 你等着——

凤姐 等着挨餓吧!

何云 (唱) 要吃餃子煮餃子，

要吃餡餅烙餡餅，

吃甜的，买块薄荷糖，

吃酸的，买串山里紅。

凤姐 那还用等呀，眼前吃的就不孬了。(唱)

小孩子沒买过两麻糖，

大孩子沒吃过仨燒餅，

十天半月不擀面，

一年半載不动腥。

何云 (唱) 誰家的日子这么旺?

誰家的光景这么盛?

吃够了白面換大米，

吃膩了肉腥換素清。

凤姐 (唱) 他家出了个富生子，  
吃不完，化不淨，  
又舍米，又舍面，  
金銀財帛往外扔。

何云 (欲走) 这水你別添了，你叫我吃涼的比吃熱的還順心！

凤姐 你走吧！ (又坐到椅子上) 我坐這當一小財主。

何云 你點你的火吧！ (越來越清楚地查覺出凤姐的言外之意了，又趁拉凤姐時，把椅子後頭的大祫掀了一下，發現了瓦罐火箸，但直到劇終時止，仍裝扮得象一個做賊心虛的人，未露出破綻) 你熱的飯我還能不吃呀！

凤姐 吃涼的不是順心嗎？

何云 凉在嘴上，熱在心上。

凤姐 (找) 你要吃，我就找火罐点火。

何云 (擋) 你試試是火罐好，還是瓜罐好？

凤姐 (唱) 你愛使瓜罐，你去使，  
我愛用火罐，我來用，

何云 (唱) 丢了也好，沒了也行，  
東拉西扯記也難記清。

凤姐 (唱) 小孩子丢了我会打，  
大孩子丢了我会熊，  
丢到西邊我找到山西，  
扔到東邊我找到山东，

你是走南闖北的大头汗，  
我也会落英名。

何 云 (唱) 也許是大孩子扔到猪圈，  
也許是小孩子扔到糞坑，  
你走也睹不了面，  
你找也照不見影，  
等，等到秋后分了紅，  
买个火爐接烟囱。

凤 姐 这么說咱的火鏟誰也找不着了？！(找。)

何 云 (裝腔作勢地拦阻)要丟到猪圈、扔进糞坑，找也找不着。

凤 姐 (唱) 大孩子掄，小孩子扔，  
这算是养活了一群扫帚星，  
說他也不怕，  
打他也不疼，  
針头綫腦也往外偷，  
破布爛片也往外送，  
箱櫃的补衬拿个完，  
筐簍的襖套拿个淨。

何 云 淨？！十几个大車驃子淨咱們的。

凤 姐 东西越多，大孩子越会扔吧！

何 云 (唱) 你別怕他掄，  
你別怕他扔，  
他掄了补衬換來綢緞，  
他扔了襖套換來呢絨。

凤姐 那把我也扔了呢？

何云 我当——和尚。

凤姐 (唱) 你换来绸缎你有福，  
你换来呢绒你有命，  
白天我也不思想，  
黑夜我也不做梦。

何云 你等着——

凤姐 等着挨冻呀！

何云 (唱) 你要穿红一身红，  
你要穿青一身青，  
戴帽子给你挂着簷，  
穿鞋子给你挂上釘。

凤姐 那还用等呀！眼前穿的就不赖了。(唱)  
我穿的衣裳露着套，  
你穿的衣裳带补釘，  
大孩子的袜子不能提，  
小孩子的鞋子不能蹬。

何云 (唱) 谁的官当得这么魁武，  
谁家的太太这么威风，  
前后穿着补子衣，  
两肩披着透花绒。

凤姐 (唱) 他家考上个新状元，  
戴着花，佩着红，  
游四门，串三宫，

爹叫娘喊也不出京。

何云 (点火，故意地烧完柴禾) 还没添煤呢，柴禾就着完了，你再去抓点柴禾呀！

凤姐 我拾掇东西呢。

何云 拾掇东西不会放下呀！

凤姐 放下不怕耽搁功夫呀！

何云 怕耽搁功夫你就别热了。

凤姐 我不热你不吃呀！

何云 你不热我怎么吃？

凤姐 我说我不热呀！

何云 热饭嘛你不抓柴禾。

凤姐 (无奈) 人家的官是不离大堂，你这官是不离厨房。

(下。)

何云 (想了一想，便到里屋找出桶、瓢、罐) 能找窍门就能挖潜力。(唱)

你藏的巧，你不会瞒，

你抬的妙，你不会看，

我知道你用的什么计，

我知道你套的什么弯。(把桶等放到原处但觉不妥，后又把桶等藏到暗处，仍觉不妥，想来想去有心想把桶等留到家里，又觉不对，最后，把锅里的烙饼放进瓦罐，把两个饼子揣到怀里后，又把瓦罐

放进里屋，把火罐、瓢、桶又藏在大袄底下)

你会抽来我会摸，

你会盖来我会掀，  
你会摆阵我会破，  
看看誰的法門鮮。

凤姐拿柴禾上。

凤 姐 給官热热飯，吃了好走。（劝解，唱）

天天早上起五更，  
天天等得你夜深人靜，  
天天難吃应时飯，  
天天等得你菜涼飯冷，  
熬得你少顏无色，  
熬得你两眼紅。

何 云 （唱）办了这事添那事，  
办了这件出了那宗，  
工也杂，活也乱，  
忙得个新状元难出京，  
眼不紅來，头也得暈，  
脚不麻來，腿也得疼。

凤 姐 （唱）不怕你多拦事，  
不怕你多誤工，  
只要你多睡会安生覺，  
我心里就象去块病，  
只要你按时吃頓热和飯，  
也就象三伏天里凉水汀。

何 云 （真情实意）我逢事不管了。